

耐

菴

文

存

皇清故兵部尙書雲貴總督善化賀公傳

湘潭羅汝懷纂

公諱長齡字耦庚晚自號耐庵又號齧缺叟姓賀氏系
出唐秘書監知章祕監居山陰會稽閻子孫多隸浙之
甯波府定海縣康熙二十六年分定海爲鎮海定海二
縣公之先隸籍鎮海自祕監二十五傳有諱宏聲者是
爲公高祖以雍正六年任湖南按察司司獄子孫遂占
籍善化司獄仁厚惠囚於衣糧厚於常格囚感甚爲位
以祀於獄曾祖諱士英祖諱國華皆早世妣皆節孝膺
旌典考諱啓曾性方嚴居恆不妄語笑子弟侍奉凜然

無敢咳唾祖父兩世皆習法家言佐郡邑治三世竝贈如公官贈公舉丈夫子八人公次居第五生而岐嶷如成人弱不好弄讀不釋卷年十六應童子試輒冠其曹明年辛酉補學官弟子又二年居贈公憂歲丙寅入嶽麓書院從羅鴻臚典受業明年舉本省鄉試第一聯捷成進士改庶吉士是爲嘉慶十三年次年散館授編修旋充庚午科廣西鄉試副考官二十一年

簡放山西學政二十五年保送御史引

見記名旋轉左春坊左贊善中間屢充文穎館協修本衙閣撰文文淵閣校理

日講起居注官當是時公以文學侍從之臣迴翔
禁近殆將一紀而

特達之知從此始矣道光元年四月出爲江西南昌府
知府故事首郡由大吏揀調公涖茲任蓋出

特簡二年七月擢山東兗沂曹濟道四年四月署山東
按察使閏七月擢廣西按察使旋調江蘇按察使五年
四月擢江蘇布政使六年十二月調山東布政使七年
四月自江蘇入

覲

上曰汝聲名甚好今調山東非因汝曾任山東實因地

方難治也五月赴任未幾

命護巡撫八年八月調江甯布政使九年十月丁母巖
太夫人憂回籍終喪以心疾請假調治十五年四月奉
旨飭來京聽候簡用八月授福建布政使十六年正月
調直隸布政使旋擢貴州巡撫五月

陞見七月抵任二十五年五月擢雲貴總督二十六年
降補河南布政使踰年春病免歸里復以雲南回案落
職二十八年六月六日薨於里第春秋六十有四公前
後所歷官及顯晦升沈蓋如此公資性沈毅學問純正
故能敢言敢爲肩任宏鉅道光四年大風壞高堰清口

水澀

詔羣臣議海運協揆英和公連疏稱便而事涉勦始節
目繁重悉以爲難公執議謂海運之事其所利者有三
國計民生海商也所不利之人有三海關稅僧天津倉
胥屯弁運丁也三者之人所挾海爲難使人不敢行者
亦有三風濤也盜賊也霉溼也所離海爲難使人不能
行者亦有三商船雇價也倉胥勒索也漕丁安置也必
洞悉夫海之情形與人之情僞且權衡時勢之緩急而
後知事有必行某宵且討論寢食籌度徵之屬吏質之
濱洋人士諷之海客畸民眾難解散愈推愈審更無疑

義說具復魏制軍書復爲圖說上之大吏於是江督某
公蘇撫安化陶公協力行之公乃擇諳悉洋面商人使
雇覓沙船一千五百餘號裝兌蘇藩所屬四府一州額
漕正耗米一百六十三萬三千餘石由吳淞出崇明徐
山北放大洋趨成山轉之累以達天津水程四千餘里
往來不爽時曰昔元代刼行海運造平底海船六十艘
運米四萬六千石其後船歲增造費且無算明王宗沐
以海道不熟失颿驚遊閃而罷固其時海道未通又無
沙船之利亦講求不能如此之精也

成皇帝嘗詢江蘇何務最難對曰漕務因陳辦漕之難

上曰聞挑河頗認真何以回空之船如此遲滯公奏減
壩本不宜開傾天下之財不能挑河故從古無挑法今
挑辦亦不得法而合龍又非其時向來合龍在冬令冬
水力能搜根離大汛尙遠故合後得安穩無事

上問江南官吏優劣奏言大抵循分供職者多實心辦
事者少又言用人之難人才多格於例求

朝廷不拘成格道光中大學士寶興奏請嚴禁奸商錢
票公議覆略曰政在便民道崇簡易錢質繁重難以致
遠票則無須運載而可交易遠方錢有良惡數易混淆
票則無庸揀數無宵小盜竊之虞水火沈失之患三利

可徵應請一仍其舊又議覆嚴塞漏卮奏曰論罪必貴
衡情吸食鴉片之人徒以自戕軀命耳而與殺人同科
毋乃過當且科條愈重則勾結愈密摘發愈難矣某御
史奏請查禁漢奸盤剝苗民

詔公議覆奏曰苗疆自前撫臣嵩溥查辦保甲之後盤
剝准折等弊均經奏明飭禁但須實力奉行無須更設
科條原奏謂流民漸少今殊不然自臣履任以來興義
各屬已無不墾之山而客民仍多趨之者則以興義地
賤也然地多煙瘴新徙之民輒多死亡故地不加廣會
無人滿之患言者乃謂客民獲利甚豐半皆廣田畝而

峻牆字母乃偶見一二遂以概之千百若使自擊流民之苦必不忍爲是言也黔不產鹽布帛又貴類皆挹注於他省苗民借居巖洞所饒者雜糧材木耳非得客民與之交易則日用無資所有亦莫之售脫且苗民務耕作而不知貿易客民耐勞而儉用多就穀賤之地爲家是未嘗不兩相資益若謂紛華靡麗皆由客民導之以至窮乏則漢人中昔稱富戶今爲貧民者又將誰咎盈虛消息物理之常卽無客民固不能保苗民之常富也而臣細察漢苗情形則更有數端一則苗民實爲漢民善一則苗民自爲善一則土目土司之爲苗民善一則

苗民之爲土目土司害洞悉隱結縷析條分而要以釐剔之餘漸移習染庶幾革薄從忠焉御史田潤奏請團練鄉兵已爲璧昌劉韻珂梁寶常諸臺吏先後奏駁公是時撫黔亦請召募訓練土兵

上以團練旣經指駁恐無實效公覆奏曰瀕海各省五方混雜團練鄉兵動踰數千不免恃眾恣肆故辦理爲難黔省土曠人稀岡嶺叢雜奸宄最易出沒苗俗習於獷悍又多剽掠故良懦民苗自相關結以資保衛漢民謂之齊團苗民謂之估榔州縣因兵役不敷亦每捐貲添募守卡巡查是雖無土兵之名早有土兵之實此其

爲數不多又皆散布無虞擾累實裨巡防若恐日久視
爲具文此則有治火無治法凡事類然未宜因噎廢食
也公之持論侃侃無稍阿諛大率如此而其爲政之大
顯更有犖犖可紀者一在恤民一在恤吏一在育人材
一在講武備南昌爲豫章首郡公私繁劇案多委員承
審往往玩延不結民受其累公別設自理讞局詳定章
程局員以勞敘績公日與諸員會食卽席研究情實辨
詰疑難諸員欲備諮詢不得不先自詳察公又與之縱
談古今放懷暢飲脫遺拘檢使得盡其辭意其時案無
留牘民大感悅城外野寺厝柩數千公示限三月遷葬

力不能遷則官爲葬之歷年積殞數月一空山東屬地
平糶水鮮歸宿公諭民按地爲溝洫以資灌溉溝旁種
樹枝葉茂密由是收穫倍常行旅亦便臨清州馬進忠
等旣以習教謀逆伏法而臨清營署獲揭帖臚列僞號
剋期七月十五稱兵舉事內有進忠餘黨及附近州縣
人名氏凡數百人一時驚懼悉欲按拏公曰焉有謀爲
不軌而以姓名月日告人者是貽害平民也尋察知進
忠案由州人徐化隆舉發邀賞未得化隆死其兄慶隆
聞進忠餘黨林老仲潛回欲藉此興獄爲倖功計讞定
誅慶隆旁無株累公之赴黔也沿途諮詢知黔民所苦

無如詞訟拖累履任卽以聽訟之勤情爲察吏之權衡
并以清理詞訟查辦匪類約束差役之法逐條申明頒
示各屬復慮匿案不報飭將上批自理新舊各案分已
結未結按旬開報以便稽核使功過分明瑕瑜莫掩由
是而吏勤其職黔中多山少田不產布帛舟楫甚通商
貨難致公目擊貧黎藍縷衣不蔽體盡然憂之乃刊布
蠶桑編木絲譜於楚豫各省購絲子二萬六千一百餘
斤通頒各屬使之栽種設局雇匠教之紡織及成綢則
勝於遵義之椽繭布則賤於客貨民大便之社倉舊法
春借秋還每多逋負公於黔省各州縣添設義倉勸諭

官民捐輸增義穀三萬三千五百餘石改出借爲平糶
責成紳士司之穀貴則碾米減價出糶銀存於官而數
記於紳穀平糶還穀交自紳而銀發自官互相稽查以
杜其弊倡建尙節堂爲房舍百五十二間收卹嫠婦堂
外建義學三所延訓蒙師以教其孤建及幼堂收養無
依童弗教之識字習技藝至年十七始令其出時仁懷
逆匪謝法眞聚眾焚劫就擒伏法公以逆產荒廢奏懇
賞入二堂益資養贍公居官涖事未嘗規避處分深慙
新吾呂氏私罪不可有公罪不可無之言而於屬吏公
過亦肩任之嘗言爲長吏者必恤屬而後可以責屬當

旬宣東省時查明州縣未結舊案交代一百九十六起
奏請勒限一年完結遲延處分概予寬免因念山左州
縣素稱瘠苦所入本歉又病攤捐非量爲變通莫蘇其
困乃具奏曰臣於實虧各員從嚴參辦不下數十起各
牧令亦豈罔知警戒而究不敢謂此後遂無虧空者則
以致虧半由於攤捐況辦公有費贍家有費應酬鄉黨
親朋又有費供給過往差使又有費已爲竭蹶不遑而
以從前懸缺之項攤之於事後無涉之人揆之事理詎
爲平允徒以官項不便無著耳不知攤扣太多不但無
補於國計實於吏治民生大有妨礙應請將盤查案內

之二成緩俟曹工三成攤完後再行接攤其常年捐款
由臣酌量刪減而最苦州縣免攤公既調江甯以清查
未完奏畱月餘是時舊案未結者僅十數起公以清釐
於前尤不可不預防於後乃申明新案交代參之例
其款目分應領應攤應交應賠使抵款皆歸有著通省
倉庫一時頓清東昌泰安兗曹等三十餘州縣舊於衛
河水次兌漕時日甚迫米有不足則於水次買補墊兌
而旗丁藉例索詐不遂則并現米不收徑自開船出關
州縣無如何公奏言天庾正供所重在米但以乾潔
爲準不必以買補爲非今東省關內州縣計開厥以至

兌運爲期不及一月以數千至萬餘石之漕剋期收足於旬日閒則必所屬糧戶無一玩抗無一疲乏而後可又須於旬日之閒將數千以至萬餘石之漕運於數百里之水次則必風雨一無阻滯車輛一無損折而後可揆時度勢實所不能乃必泥於不准買米上兌之例徒供旗丁訛索以苦此數十州縣若更相沿勢必日甚誠不可不思所變計也又以發遣軍流徒犯由府解司遠者解道之例長途疏虞往返耗費請改府屬解府州屬解州直隸州解道以免苦累皆奉

俞允其後撫黔山徑崎險押解尤艱亦以此法奏改焉

恤民如彼恤吏又如此故公所至氓庶懷德而急公僚屬感恩而思奮雖黠猾之吏莫不更革而士林尤喁喁向化也初公居詞垣藉授徒脩脯自給誘掖勤懇十數年中成就百輩視學山西於晉陽書院增益膏火釐正條規不時召入公廨授之餐而課試之按臨所得佳士資送會城肄業試竣復擇其尤攜入京師黔地瘠苦文教未興或連數廳縣無一義塾公謂諸守令自三代以來士失其教惟書院之制會生徒講習爲近於古而崇教化厲人材固有司者之責於是倡廉砌建凡貴陽銅仁安順石阡等府晉安八寨郎岱松桃等廳黃平州普

定天柱永從襄安清平興義晉安等縣皆興立書院義學并上其事於

朝各予獎敘其於省會書院重定條教分上內外三舍隨才造就諸生日所讀書填注簿冊公餘親往試背并摘問要義以爲升黜復下其法於州縣令倣行之貞豐州向無拔貢八寨廳童試向附都勻府取進無定例銅仁府縣松桃廳向附鎮遠石阡向附思南路遠費繁憚於跋涉公奏請增設銅仁石阡考棚貞豐八寨貢額學額黔十奮發興起懽聲雷動巖陬僻壤羣砥於學先是公居惠在籍以鄉閭師資不廣往往失學出貲分設義

學四所延師課讀美意良法具見文集扶風學舍記中
蓋公生平以培養人才扶植學術爲事故汲汲不遺餘
力要以成效其於治兵亦然御史花詠春請飭邊疆認
眞訓練公議覆曰兵必與將一心而後可用平時各將
所轄之兵卽令各將自爲召募自爲訓練遇有征調卽
令自將以行則責有專屬練之必精恤之必至束之必
嚴恩信既能相孚威令自能相攝將必與將一心而後
可用傳曰師克在和和非詭隨之謂也節制明則分定
分定則執順順則和矣平時果能節制行兵自有紀律
韓信之多多益善用此道也有制而後能和也兵必與

兵一心而後可用曹劌論戰全以氣勝心齊則氣盛心散則氣衰以五方糾合之眾而欲其協力同心全在平時整頓聯絡管仲軌里連鄉之法所謂晝戰目相識夜戰聲相聞患難足以相死者用此道也尤須使知全家養悉出天恩所得錢糧無非民力常與講明激發人孰無良詎不感奮二十三年遵

旨保舉武職奏曰臣聞練兵必先擇將大將必有統御之才戰將必有折衝之勇卽下而偏裨亦必才氣實能獨當一面而後可無僨事要末有不嫻明紀律與士卒同甘苦克勝將帥之任者紀律一壞何變不生歷稽前

史將之以貪敗者覆轍相尋則常失之於先才後守謂
殺敵致果不必稽其素行耳實則素行既乖豈能服眾
卽小有才幹亦且予智自雄動輒誤事是所謂才者非
才也雖使詐使貪用人不拘成格然貪詐卽果有才亦
但可爲人使而不可以使人但可取濟一時而不可恃
爲長策必其明階級以修軍政汰虛糧以實軍伍勤訓
練以振軍威舉事一出於公故人不致犯否則利令智
昏舉錯乖謬雖復按勘操演亦何益哉公在黔中召募
土兵一千餘名每土兵十名半習火鎗半習刀矛遇有
營兵出缺土兵併入挑選歸伍仍募補以符原額奏請

省中糧儲道加兵備道銜所轄貴陽石阡平越仁懷等處營分責令稽查年終結報一次籌款添贍軍倉穀千餘石遇穀貴時移營酌借於月餉內次第扣還隨時買補又以地方盜案例應文武會捕而武營往往不能得力通計黔省文武養廉不過八萬而武職廉俸兵餉多至八十萬各營將弁多於文職數倍兵丁多於差役數百倍下游古州鎮遠二鎮之兵不下二萬承平旣無徵調卽當責以緝捕追亡逐捕非捷不可格鬪擊刺非勇不能躡險搜窩非膽不敢緝捕固征討先資也法當於百名內挑選數名令其專拏盜賊免派雜差擇弁管領

日習拳棒刀矛鎗礮火箭跳澗等技分隸府廳州縣文
員并轄計功拔補管領將弁亦與計功不力則過亦同
之無事時仍就各營操演不使曠廢如此則兵非增設
餉不虛糜公先爲議使人共曉復奏行之當是時公私
憂旣變將萌軍政廢弛亟思整理以固邊疆會提督某
人

覲極陳公能飭武備未幾

命總督雲貴公蒞滇日申做營規八條嚴操守講紀律
恤兵丁勤訓練勤緝捕和輯民夷嚴禁洋煙勤修軍械
通飭滇黔鎮將使察所屬分三等出具考語冀甄察材

品以收實用乃使車未周而左遷之

命下矣初滇中漢回構衅已久道光十九年緬甯雲州順甯連次互鬪結怨益深二十五年四月永昌回馬大等以唱曲與漢民鬪毆漸至糾黨千餘滋擾邨寨經永昌守會營剿退旋復聚集猛庭寨圖攻永昌時城中回民眾多將爲內應人心洶洶九月二日迤西道羅天池遽以計掩殺之公甫以八月二十四日抵任省會距永昌千三百餘里方咨會提軍張必祿就赴堵禦又飭迤南道周某馳往督辦而肅清內應報至公據以入告并夾片保敘卽親赴永昌沿途曉諭匪黨解散前後投首

者百餘猛庭屯聚之眾亦旋撲滅其肇慶之回民張世賢漢民萬林桂等審擬如律讞已定矣二十六年正月回眾復叛公察知搜殺內應未別善良回眾得以藉口疏請將保斂諸員撤銷并自請議處復馳赴大理永昌勦辦殲斃首犯賊眾解散在逃之張富率其黨馬效青等繳獻器械詣軍投誠公欲破除漢回畛域爲之奏懇免罪王芝異者以事充軍順甯當回眾再集猛庭呈告奮勇團練鄉兵頗爲出力公與巡撫陸公建瀛撥新疆成例合詞請以功抵罪准其釋回

上諭曰該督辦理果協機宜何至復有蠢動現雖據奏

地方安謐究未能及早籌防甚至以兩省營伍皆其統
轄豈竟調遣乏人轉藉一軍犯之力謬妄無能莫此爲
甚著降補河南布政使及公自豫藩歸里復奉

聖諭曰李星沅奏遵旨確查原辦回務情形覽奏均悉
此次殲擒雲州回務之告病羅天池未能詳慎區別率
行掩捕以致回眾寒心有所藉口實屬貽誤大局著卽
革職永不敘用賀長齡於羅天池搜殺過多託疾以去
并不從嚴參劾止請撤銷議敘又率准張富投誠代請
免罪實屬辦理不善著一併革職時公甫抵家患水腫
腹腿隆然不任行步日以問學引掖後進其於升沈得

失意迥然也公宣力中外垂四十年所至愛民禮士興
利除害以儉率下服御儉從皆極簡約河南舊俗新歲
宴會彌月不絕公抵藩任戒屬吏曰頻年水旱民不聊
生而盛張燕飲耶筵之費數十百人之資也宴會之
風遂以衰息令某某以貲得升階公詰之曰汝虧帑鉅
萬而復能納貲何也方擬整刷通省官吏籌補庫款遽
以病去中州人士深悼惜之生平取與一準於義陋規
多所屏卻其於中朝權貴亦無所饋獻而親戚故舊僚
屬振恤無恡任江藩時糧道名中山者常以缺苦多累
爲言公時其乏而周之於其卒後復厚資之俾其妻子

扶輓北還於是所負同鄉秀公者金四千遂焚其券曰
聞賀公同寅未久吾滋媿也同母兄弟凡七人長松齡
次椿齡壽齡文齡公皆請

馳封爲奉政大夫熙齡出嗣叔父後由翰林院編修掌
四川道監察御史柏齡桂齡丁未進士廣東潮陽知縣
擢府同知當匱乏時公皆分潤白首依依無間言從祖
某遊粵西父子繼歿公備貲歸其櫬哀其眷屬衣食嫁
娶咸資之建家廟定宗規置義田倡捐千金爲恤廢會
然公固囊橐無餘自滇赴豫力卻餽贖而貸金以成行
云公儀表豐碩風度端凝性寬厚而虛謙下人好問無

貴賤無智愚推誠相與片長必譽亦往往受欺誑覺而不悔曰知人固難然如八九失而一二得猶足收一二之用若壹意猜疑則忠信且失之顧必自役其心於察察之途乎案宋呂氏童蒙訓言呂正獻既薦常秩後頗悔之以語明道程子明道曰願侍郎甯百受人欺不可使好賢之心少替然則謂公爲過於長厚者亦未嘗衡之古人耳公善飲居詞垣時詩酒豪邁後頗以酒失自規其爲學以導養身心爲主日取先儒嘉言懿行以自淬厲晚尤致力周易時有獨得郵書唐太常鑑反覆論之不爲苟同公餘專習草書效孫虔禮屬彙作札皆用

之無一筆苟所著書今編刻耐庵文集六卷詩集三卷
其奏疏劄示稟凡數十冊藏於家劄示尤多可採如謂
屬吏稟牘率以儷語衍飾無裨實用飭令據事直書不
用常行格套卽以行草親書不用書手細楷皆足破拘
牽粉飾陋習而意尤在規其人之能否諳悉事理也所
輯書如

皇朝經世文編百二十卷學術治術皆備風行海內孝
經輯注勸學纂言望溪先生左傳義法舉要皆刊行黔
省所刻書如詩書禮記精義左傳讀本公穀摘鈔本陳
文恭課士直解李立侯泐授存愚所重刻如顧氏日知

錄方氏周官辨皆以黔中僻遠書籍罕至故廣爲刊布以惠來學卒使黔士蒸蒸嚮學風氣不變聞公課士時遴爲上舍者三十有六人復汰其二曰非吾徒也旣而卅四人皆掇科第或爲明經其二人者一歿一從賊矣初黔人士服教沐德思因公誕日製錦稱祝屢請不許乃陰圖公像祀之及聞公赴皆行哭失聲流徽遺愛沒世不泯公去位十年而黔中寇事起矣嗣子詒令咸豐補行壬子科副榜貢生同知銜候補內閣中書後公十年卒孫克繩克恭

論曰公爲政無赫赫名在當時臺吏中闇如也至朝士

相與語曰黔撫章疏不問可知大氏請節婦祠乞書院
獎耳由斯言推之則其時風尙可知此俗之所以日媮
盜之所以日熾也敦詩書崇節義以靖兵刑公信知本
哉詒令嘗出公交遊所貽簡札數冊公自署曰師友誨
言而不佞往所削牘亦與焉又嘗以公韻語中部分微
洵爲易之過半公無忤色曰吾久不檢韻書也其虛懷
服善無人已畛域可概見矣平生所見巨人長德能去
驕矜者以公爲最於戲眞古人哉

皇清誥授榮祿大夫前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
雲貴總督耦庚賀公墓誌銘

公姓賀氏諱長齡字耦庚號西涯晚自號耐菴湖南善
化縣人也舊籍會稽其高祖上振公爲湖南司獄卹囚
有隱德貧未能歸居會垣爲善化人世世以仁厚傳家
迨君爲雲貴總督會祖士英祖國華考啟會皆

贈榮祿大夫曾祖妣馮氏祖妣陳氏妣嚴氏皆

贈一品夫人君英姿動人而志高言下見善如不及勇
於任事自秀才至詞翰常以文章爲羣黨雄而自視恆
闕如也初放廣西考官繼簡山西學政稱得士之盛云

今

上登極大簡賢能君以春坊贊善出守南昌以察吏助
大府指臂信讞舒民間疾苦深得上下心二年七月擢
兗沂曹濟道四年閏月擢江蘇按察使五年四月陞江
蘇布政使時以清口塞議海運協揆英和連疏其利而
外間以事涉創始慎之不敢決君主之海運乃行六年
十二月調山東布政使時庫項膠轕君立清查局或追
或補數月頓清旋護巡撫條奏甚眾七年九月調江寧
布政使十年十月請假省親丁母憂服闋因病請假十
五年四月奉

召入都授福建布政使十六年正月授貴州巡撫閱九年而陞雲貴總督君之惠政在貴州者雖屢冊不能罄而其待士也尤加意焉養之教之奮而鼓之循而導之優游而涵育之擴充其所已能輔翼其所未逮父之於子師之於弟不是過也凡書院義學在省垣者暇則往焉或背書或摘講經義樂此不倦固其所好抑亦愛士之心深也他若迪官方澤茶庶緝盜賊懲胥吏贍倉儲練營伍收卹孤嫠存養嬰幼開通溝瀆布種桑棉亦皆義肅仁安法明恩備君好與人詰辨相知與不相知但可與言見則發端啟問逐層推詰窮其原又竭其委叩

其中又討其邊愈攻愈進應者傾囊倒篋不足以給之而君方鯁鯁然未已也蓋其聽言也順而易受其取言也廣而能蓄一人作如此言然之一人作如彼言亦然之惟其善而已無彼此也其讀書也亦若是君無日不讀書亦無書不讀未聞者記之數聞而互異者亦記之一篇若是易千百篇亦若是是以胸懷磊落得於古者足得於今者多事來亦以其所得者應之而已然而于得之中未嘗無一失也而心之光明則可以告於天下之總督任適永昌回變督兵剿辦亦卽解散次年遺孽復行聚搶以是左遷河南布政使腿疾告歸旋以前案

羅觀察慘殺過當未經嚴奏落職君少失怙恆痛不及
祿養又以官遠不能迎奉太夫人爲不樂居喪三年不
出閭閻友于兄弟雖遠每月必數起居以爲常戚鄰貧
乏者周恤不少吝晚年尤好行善事君生於乾隆乙巳
年二月初八日戌時卒於道光戊申年六月初六日巳
時葬長沙明道都南嶽廟金雞嘴之原子山午向元配
徐氏前任河南固安縣知縣諱坦公女繼配鄭氏山東
同知諱士杰公女韓氏山西平陽府知府諱某公女皆
早卒陳氏同邑處士諱鏐公女妾陳氏馮氏吳氏子二
長殤繼配陳氏出次詒令胞弟桂齡之子入繼娶丁氏

翰林院侍講學士名善慶公女女五長適河南固始縣
前任山西巡撫吳公諱其濬長子蔭生元禱徐氏出次
殤鄭氏出次殤韓氏出次殤陳氏出次幼妾陳氏出孫
女一君才高望重交遊徧天下而於同邑唐鑑最親且
信葬有日其孤走書請銘不敢辭銘曰

梧桐兮高岡鳳凰鳴兮邦家之光菘竹兮淇澳圭璧綽
兮君子之獨君子之獨兮至隱實大兮聲揚而聞遠名
乎其實兮仕乎其學仁愛其心兮經緯其腹死民而勞
兮先士而覺不顯其恩兮雨甘林綠不大其威兮風柔
草肅嶽峯兮黔之陽迢遞兮阻且長思君之去兮徒倚

而俛得祗君之來兮蘋藻而羔羊惟此遺愛兮百世丕
嘗

誥授通奉大夫太常寺正卿前江寧布政使貴州按察
使江安督糧道廣西平樂府知府浙江道監察御史翰
林院檢討年姻愚弟肥城唐鑑拜撰

耐菴文存目錄

卷一

論

陶孝女割股療母論

說

格物說

常惺惺說

耐煩勞說

名子說

讀劉子

議

黔省下游各營專設捕盜兵丁議

記

重修貴陽府學文廟記

重建西昌書院記

及幼堂記

任薌圃觀察重刻棉花圖記

扶風學舍記

傳

奉政大夫前資陽縣知縣王君家傳

節孝張舒氏傳

卷二

序

貴州丁酉科武闈鄉試錄序

貴州己亥科武闈鄉試錄序

貴州庚子 恩科武闈鄉試錄序

貴州癸卯科武闈鄉試錄序

遵義府志序

思南府續志序

清平縣志序

玉屏蠶書序

孝經輯注序

重刻禮記精義彙鈔序

重刻望溪先生左傳義法舉要序

重刻望溪先生家訓序

重刻四書說約序

重刻課士直解序

重刻澗叟存愚序

五官職掌論序

真西山讀書記節鈔序

金石索序

求可堂兩世遺書序

宮傅誠村楊侯自編年譜序

鄭夢白中丞畫引紀事序

涪陵周氏重修族譜序

梁茝鄰前輩退菴隨筆序

尙節堂圖序

鍾山書院課藝序

卷三

序

吳仲昫詩序

李徵生詩序

逸老堂宗譜序

送唐敬楷之江南序

尚節堂勸捐序

恤嫠會勸捐序

周太母七十壽序

卷四

書後

桂林陳文恭公德配楊夫人課孫圖書後

芸館集仙圖書後

花瑞圖記書後

吳荷屋中丞筠清消夏第四圖書後

歙縣鮑氏慈孝圖書後

雙節傳書後

李烈女節略書後

嘉善徐君神道碑銘書後

題跋

題但太史子駿歸省圖

題周小湖太守山館評梅圖

顓周漁璜宮詹桐埜書屋圖遺照

紀略

兩淮都轉平羅俞君言行紀略

節婦周呂氏紀略

卷五

墓誌銘

前湖北光化縣知縣蔣君墓誌銘

黃母李恭人墓誌銘

韓母婁恭人墓誌銘

前陝西按察使樂園嚴公元配張夫人墓誌銘

墓表

前工部都水司郎中李漪園先生墓表

代

先考通奉府君墓表

卷六

書簡

上穆鶴舫大司空書

上英樹琴相國書

上英樹琴相國書

上王定九大農書

上王定九大農書

上王定九大農書

復王定九大農書

復王定九大農書

上蔣礪堂節相書

上蔣礪堂節相書

上蔣礪堂節相書

復蔣礪堂節相書

致邱南屏少寇書

復董棻涵同年書

復陳偉堂同年書

復林少穆書

復唐鏡海同年書

復唐鏡海同年論易第三書

與黃惺齋年兄書

與黃惺齋年兄書

與黃惺齋年兄書

與黃惺齋年兄書

與黃惺齋年兄書

與黃惺齋年兄書

與黃惺齋年兄書

與黃惺齋年兄書

與黃惺齋年兄書

復魏制府詢海運書

祭文

祈雨文

祈雨文

姪孫彬煌校字

孫克

繩重刊

耐菴文存卷一

善化賀長齡耦庚著

論

陶孝女刲股療母論

古無刲股之事始一見於魏書張密及唐陳藏器本草有以人肉治羸病之說於是刲股療親之事遂不絕於天下夫療親復何可議而謂刲股可以療之則其說非也意其時必有純孝之人遇其親疾瀕危醫治百不效至於智盡慮窮無可柰何乃由至性迫爲奇想以冀倖於萬有一然之天而天亦遂憐而甦之是其所以甦者

割股之心而非割股之能甦也。藏器不察其心而但據其蹟直以爲人肉可療疾耳。而豈理也哉。然自有此說後之人踵而行之。往往而效者何也。則亦惟其心而已。而艱難激發。宛轉成就。而顯揚之者。卽天亦若有淡意存焉。嗚呼。如陶孝女之割股以療其母。其時才十有三齡。耳母之病也。其父若姊皆狂。初不責其何以救療。於十有三齡弱女也。而孝女乃獨引爲己憂。至一再割其膚而不少畏縮。此其孝思肫懇。卽一發念時。宜若早邀冥冥者之鑒閔矣。乃必待一再割而始霍然也。豈天亦故爲是紆迴。使得以極其誠孝之心之所至歟。精誠不

極則昭格不神發洩不奇則觀感不聳叔季人性澆漓
天真汨沒骨肉之親有路人視之而不自知其非者矣
此如沈痾痼疾已入膏肓梁肉參苓不能起也非有艱
苦卓絕之行以震耀其耳目而動盪其精神則亦何以
砥柱中流迴狂瀾於既倒也哉而或者猶以爲過而未
概於中道夫孝如曾子而子輿氏僅許其可說者以爲
淡得孝子之心子之於親則亦安有所謂過焉者先儒
有言以李固杜喬自期猶不免爲胡廣趙戒嗚呼人亦
勉其所不及而可哉

說

格物說

言格物者夥矣。整菴羅子釋格爲通徹無間。似較朱子之訓至爲優。蓋通其格之謂格。猶治亂之謂亂。澣污之謂污。古人訓詁之義然也。而格物卽是知性。鄭康成解有物有則之詩。訓物爲性。蓋天之命於人者。仁義禮智無一之不實。故稱物焉。言其實有是物。而非昭昭靈靈之可以虛託也。孟子言萬物皆備於我。亦指性言。故曰反身而誠。又曰知其性則知天矣。蓋如是而知乃至也。經云物格而后知至。不知性而可云知至乎。聽訟章此

中庸書
凡對書
格物書

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古本大學以釋格物不知性而可云知本乎齊治平以修身爲本而修身又自有本不知性而空言誠正將蹈於釋氏之寂滅矣身安得而脩乎欲明明德於天下蓋將使天下之人復其性也而不知性可乎中庸皆孔氏盡性之書中庸首句卽揭出天命之性直貫通章末復歸宿於上天之載卽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之旨也大學一書包舉天德王道乃聖學之全功顧舍知性而言窮理母乃失其本歟中庸言至誠盡性極之參贊位育誠以性者萬物之一源得一可以貫萬未有不知性而能明明德於天下者也自

朱子以格物爲窮至事物之理。於是象山得以譏其支離陽明乃因而倡爲良知之說。認心而不識性。夫心虛而性實。實則有準。虛則易差。沿及末流。其徒遂猖狂恣肆。大爲吾道之害。若以格物爲知性。庸有是弊哉。道光戊戌二月之夕。從枕上細繹此義。僭爲之說。以待有道正焉。

常惺惺說

兄子壻勞太史辛亥舊以常惺惺三字顏其齋及官翰
林猶初志也日余寓書太史述明儒提起便是天理放
下便是人欲兩言謂是常惺惺恰好注腳太史請余竟
其說且曰活潑潑地是天然妙對相反而實相成余曰
仍是一串語耳夫心生道也生生之謂易互古今塞天
地生生而不已者孰爲之心爲之也是心也一室而周
千里一息而貫萬年故曰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又曰堯
舜其心至今在然偶一放矢則視而不見聽而不聞甚
或倒行逆施而不知覺形雖存而心則歿矣是常惺惺

者乃其所以活潑潑也太史又言今歲病後靜坐三十日氣雖不充而神志日益清明殆靜中所得力余謂心道流行靜亦未嘗不動惟一循乎天理則動亦靜也自周子揭主靜立極之旨直探聖學本原而朱子之詔學者每言略著提撕是亦常惺惺法詳味其意固恐強制爲害而不可汨於動又不可淪於靜惟略著提撕而馴致其道則動而無動靜而無靜周子之所謂神者將於是在乎枉夫非活潑潑之真境乎而非常惺惺曷克臻此太史誠致謹於提起放下之間使吾此心惺惺不昧常有以爲萬事之主如明道所云存久自明者由是勿忘

勿助何思何慮以反乎人生而靜之初聰明睿智皆由
此出全體大用一以貫之竊意大學所謂知本所謂知
之至者端不外此絕學不講久矣太史得無意乎

耐煩勞說

文恭陳公曰一郡一邑何事不待理於我何人不仰望於我每日所事非關百姓身家性命卽關地方風俗人心其中情僞百出疑難多端小心翼翼猶恐有誤豈可有厭煩之心惟日孜孜猶恐不及豈可有憚勞之心故人謂居官則可免煩勞不知正爲居官則不能不煩勞亦不敢不煩勞也看案而耐煩勞則原委透明審事而耐煩勞則虛實可辨立讞而耐煩勞則供勘明切檢驗而耐煩勞則屍傷明確後來案無疑竇鞫囚而耐煩勞則反覆研訊不事刑求真情可得批詞而耐煩勞則批

斷切中小民不致守候再告稟覆而耐煩勞則確切對
鍼不致答非所問踏勘而耐煩勞則界址分明堂審覆
有把握籤票而耐煩勞則票內字句輕重名目多寡俱
有斟酌胥役不能朦混而里民免無端之驚擾意外之
株連耐煩勞以興利則利雖難而必可興耐煩勞以除
害則害雖大亦必可除固有官司耐一時之煩勞而百
姓受無窮之福澤卽有官司厭一時之煩勞而百姓受
無窮之擾累者矣況事雖極煩雜自有端緒能耐煩勞
則心與事習理得心安久之將有不煩而得不勞而理
之效耐煩勞卽所其無逸之意然非平日實有勤恤民

隱之心臨事未有能耐者卽偶耐於一二事終亦難以持久故必先辦一片愛民真心方能始終無倦州縣之於民猶父母也幾見父母之爲其子而有不耐煩勞者哉無他心誠求之耳文恭此說誠洞悉吏疵民病而有慨乎其言之也而篇中不及緝捕一事蓋當時盜案尙少耳今則生齒日繁物力日貴饑寒所迫法亦難禁則惟有以民衛民力行保甲之一法而已然民不能自相使必須藉勢於官官亦不能遽使其民必須與民相親爲民任事使吾民感我之恩喻我之意上下交孚歡然若一家父子而後保甲可行何者賊亦吾民耳其輓蹟

往來窩巢寄頓民無不得而知也其魚肉柔良使稍有
衣食者皆不得安枕民無不欲得而甘心也特以差役
從中庇護民不得見官而言情卽有控賊者官又多爲
差役所蒙以致民則抑鬱而無聊賊更肆行而無忌此
地方所以日見其窮而人心風俗因之益壞也若官民
聯爲一氣則民之耳目皆官之耳目而見聞無不周民
之手足皆官之手足而指使無不靈民有所靠官得所
助以之集事無事不辦尙何宵小之能爲患乎此黔省
目前急務也而其要祇在能耐煩勞之一念因就文恭
之說引而伸之高忠憲公有言人生作令率爾放過真

是寶山空回。一生令名百年血食。方寸有無窮之嫌。子孫有無窮之報。不過三年中一念自持而已。懿哉斯言。願與同志共勉之。

名子說

仁者人也。人者天地之心也。所以爲天地之心者，仁也。原其所自始，非仁無以生。生天生地，生萬物，皆仁也。究其所終極，非仁無以成。成天成地，成萬物，皆仁也。故莫尊於仁也。西銘事天地於父母，親四海於兄弟，而以知化爲述事，窮神爲繼志，不愧屋漏爲無忝，存心養性爲匪懈，卽仁卽孝，仁之至也。是善尊仁者也。其事不越日用倫常，而無不有天則焉。此近取之方也。驚高遠者非尊也。其極至於知命達天，而仍不外下學焉。此默識之妙也。泥卑近者非尊也。爾能原其始，則知所以生，究其

終則知所以成不驚高遠則能於修得悟不泥卑近則能於悟得修此西銘尊仁之旨也尊仁卽以自尊自尊卽以尊其所自生此名爾之意終身行之而不盡者也

讀劉子

余讀戴山先生全書其學蓋以主靜立極爲宗而先生每謂後儒疏解主靜皆不得周子之意竊嘗反覆尋繹微有所窺而知周子之言中正仁義蓋卽中庸之喜怒哀樂先生謂是四德靜則其未發也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所以立天下之大本也下節君子修之吉卽戒慎不覩恐懼不聞也上節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言眾人多失之於已發也已發則不及持矣故主靜要也先生解誠意之意爲主意謂是心之所存而以朱子所發之說爲未審大學之誠意卽中庸之致中皆先立

乎其大者也。誠意在好惡，致中在喜怒哀樂，其旨一也。又嘗思之，任宇宙閒萬事萬物，總不出喜怒哀樂四字。治忽循環，悉由於此。誠能於一念一動之間，必以中正仁義爲之準繩，早夜持循，以求其合。雖未能發，皆中節亦庶乎其寡過矣。然非有主靜工夫，卽安所得中正仁義者而持循之哉？夫惟聖人爲能定之，此人極所以立也。此太極一圖所以獨契中庸大本之旨也。周子每言幾橫渠每言豫，皆此意也。

議

黔省下游各營專設捕盜兵丁議

設兵所以衛民衛民卽以保國大用之則征討叛亂小用之則緝捕盜賊能緝捕盜賊而不能征討叛亂者有之矣未有不能緝捕盜賊而能征討叛亂者也何則大小之用異則難易之勢殊也然欲其征討叛亂必自緝捕盜賊始何者兵事難以嘗試未經戰陣雖有長技不足恃也惟用之捕盜則追亾逐逋非捷不可格鬪擊刺非勇不能躡險搜窩非膽不敢是亦臨陣之先資也孰與夫按期排操徒爲觀美而不適於用也哉今天下綠

營兵每省多者五六萬少者一二萬不爲寡乏矣而能緝捕者卒鮮於何驗之試觀邸報吏兵二部獲盜引

見者文員多乎武弁多乎武弁不過文員十之一二耳又觀刑部盜案顯本凡首先獲犯者文員多乎武弁多乎武弁先獲者不過十之一二大率協獲者十之八九耳況所謂協獲者半出文員情面帶敍半由武弁囑託免咎其爲烏有子虛者又十之八九乎第就黔省近日言之各案獲盜者文員多乎武員多乎公牘具在可考而知也計黔省文職養廉不過八萬而武職廉俸兵餉多至八十萬各營將弁多於文職數倍兵丁多於差役

數百倍受

國家之豢養如此其厚也備

國家之任使如此其眾也營房塘汛碁布星羅若使處處認真宵小從何託足乃盜風仍未止息者豈兵之不能緝捕哉武弁不肖講求耳其不肖講求者則意在媮安直以此事諉之文員巨諉之柰何則曰經費無出也然則平日所食之餉竟皆虛糜乎民出財以贍兵兵出力以衛民值此承平無事幸少徵調之煩獨不可爲民除盜乎卽有賞需遂無閒款可籌乎則又諉曰兵不識盜也夫兵丁孰非本地之人弁有去來而兵皆土著可

云不識乎卽有外來之賊亦不過附近匪徒耳差役能識兵丁獨不能識乎卽云不識亦由於不捕耳捕之斯識之矣而奚諉焉夫旣爲兵丁孰不宐緝捕今乃議設專兵責之捕盜者欲使不得以差操藉口耳且責成專則心力自一也其法按兵額之多每百名內酌設十名或五名責以專拏盜賊一切遞解人犯護送餉鞘諸雜差概行免派其人宐募勇黠而與盜習者令其專習拳棒刀矛槍礮跑山跳澗等技擇弁之健壯者領之卽平日無賴而今能自新者亦準收用黔省下游古州鎮遠二鎮之兵不下二萬卽可得二千人或一千人分別才

具高下列爲二等上者食戰糧次者食守糧無事則約束歸營有事則遣出偵緝酌籌閒款以爲賞資有能破窩擒魁歷著明效者卽予超拔如是而兵不鼓舞不能獲盜者必無之事也此以盜捕盜之法也則有難之者曰捕盜而被傷或且歿則柰何查定例捕盜兵丁有受傷亾故者照陣亾例賞卹帶兵官例無處分如不實力擒拏武弁則顯參革職兵丁則重責除糧然則與其退縮而受罰何如勇往而蒙恩卽不幸而被傷至歿且得照陣亾之例卹賞有加榮及身後若傷未至歿亦分別能當差不能當差照綠旗陣傷例優加賞賚何去何從

不再計洩矣。且其中又有三利焉。雞鳴狗盜多出異材。可爲

國家備干城。飛揚跋扈。收入樊籠。可爲閭閻息事端。其
狼子野心。終不馴伏者。陰以法誅之。可爲地方除後患。
夫亦何憚而不爲此。今我

皇上患各省盜賊之多。凡文武各員。之以獲盜引
見者。無不立加

擢用。卽以黔省論文如譚同知。以知府用矣。吳經歷。以
通判用矣。武如春副將。以宣化鎮用矣。此尤利之大者。
皆前此所未有也。現今黔省緝捕無不嚴核。功過顯示。

賞罰但有微勞斷不埋沒近日黎平吳補心一案可鑒矣諸將弁幸際此時朏朏上進有階何不力圖自奮乎然武弁又有詞矣曰此輩入營必不安分恐滋事干議也是又不然試問在營之兵豈無滋事者孰非倒提年月作爲開革名糧乎何獨於此而疑之下游各營行之而效即可踵行於上游需以歲時則兵之懦者日以健弁之怠者日以勤遇有緩急率之以行必能奮勇殺賊立功得官如此則凡爲兵者皆將欣然慕效踴躍從事矣此奇正互用之法也前歲欽奉

諭旨令各州縣召募土兵當此太平閒暇亦惟用以緝

捕耳則何如設專兵以捕盜而卽以隱儲敵愾之資尤爲計之得也哉或曰此輩聚於營伍不慮獷悍難制或生他變乎此更不然每兵百名中此輩不過十名五名何能爲患儻或不靖以十人制一人未有不就縛者譬如善醫者以烏附硝黃猛烈之藥攻病而用大劑人參甘草駕馭之則其力更大而元氣無傷治兵一治病而已矣無增兵添餉之煩而坐收靖亂安民之實爲今之計似無逾此特須實力行之耳行之不力而輒以小小窳礙追咎始議者之非則區區不任咎也謹議

記

重修貴陽府學文廟記

道光十有九年二月貴陽府學

文廟大成殿燬於雷火時余職巡撫淡念致災之繇惕若省戒大懼無以安

先聖之靈亟與在省諸紳士謀所以新之者爰率僚屬捐廉爲倡并寓書黔人士之從宦四方者共襄厥事一時人心翕應不數月而費已贏遂刻期鳩工并火所未及者新之如制諸紳士詳考

會典正南向之位并仿闕里志於

殿之左右各建藏書樓一而以餘財製祭器樂器咸備甚矣黔人士之敏於事而勸於學也考貴陽之有學始明萬歷間其地在郡城北門外末季爲兵燹所圯

國朝順治十八年制府趙公廷臣重建之康熙雍正乾隆以來葺治者屢矣而舊基之改則自雍正七年巡撫張公廣泗始今仍正南向復其舊也尊經閣亦建於張公後創奎光閣以祀

文昌而尊經遂廢今建藏書樓二復之且增之也夫豈徒以飾觀瞻壯宮牆美富之色哉古者廟與學異制廟以尊其祖學以嚴其師記云凡始立學者必釋奠於先

聖先師有學而無廟。三代以上君師道合。虞夏商周之學祀舜禹湯文爲先聖。見知諸臣爲先師。其時養老興賢。飲射讀法。諸典禮皆行於學。學於斯卽祭於斯。無兩地也。及我

孔子集羣聖之大成。以師道自任。三千七十人材之盛。媲美唐虞。而君師之統分焉。漢高過魯一祠。遂定萬世師表之極。文翁圖像石室。蓋郡縣學之權輿。顧終漢之世。廟未嘗出闕里也。逮唐貞觀始。詔天下皆立原廟。於是俎豆徧海內。承學之士得以揖讓進退於其間。涵育薰陶使之自化。嗣乃廟與學分。祀則於廟而肄業專於

學稽之宋制士必在學三百日乃聽預秋賦自弟子員
漸增漸眾庠序不足以容而書院興矣書院盛而學校
爲官署矣乃至宮牆之內春秋兩祀猶得薦幣陳牲一
近聖人之座餘則守土者月再至士子入學之始一行
釋奠其賢者以時灑掃而絃誦罕聞焉蓋積漸之勢然
也夫以神道事之則尊而不親以師道事之則敬而兼
愛今者藏書樓之建母亦奠入斯廟者讀其書論其世
雖相去數千載猶然執經請業於一堂而母徒鐘磬聲
容登降拜跪之爲觀美乎若然則古昔勸學親師之遺
意猶可得而尋也多士其壹意嚮學而反求諸心每一

瞻仰則內省厥躬可質神明否也。卽不必入廟而此心之翼翼者常如師保之我臨也。每一披吟則默證所學於書有合否也。卽不必執卷而此心之惺惺者亦如古人之我詔也。繇是日有孜孜持之以敬策之以勤要之以無倦以庶幾無負聖人之教與。

果朝長育甄陶之化是則區區所厚幸而亦多士所以勉副諸君子汲汲重新之雅意也乎。余非知學者而於多士有師帥之責幸覩廟事之成不敢不以正告故爲述廟與學分合之所自并及讀書存心之大指而亦未能詳也。然循是而致力焉則庶乎其不遠矣。多士念之。

耐菴文存

卷一

記

大

哉

重建西昌書院記

新建自太平興國六年分南昌爲縣續建書院四十餘處西昌其一也今皆無一存者西昌建於邑令魏雙鳳在縣治殞塵囂不可居廢之非一日矣猶存其名稽始也事不責實存其名已可傷也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凡事類然非僅爲書院傷興廢也省會舊有三書院豫章創自南宋中祀二十四先生友教因子羽而得名洪都爲東楚地班史言子羽居楚友教士大夫是也東湖成於宋嘉定間縣丞豐有俊闢李寅涵虛閣故址以館游學之士故爲南昌書院今河督黎湛溪先生續修之有

湛溪夫子講堂之稱嗟乎教化行而風俗美師道立則善人多斯言良可味也前此合縣諸紳士商復西昌書院謀於今吉州鄭夢白太守太守時宰新建慨然曰教養守土者之責以文章道德從吾遊吾能不尊之哉因於澹臺門內擇地而更新之復得令尹李君石溪獎勵焉鼓舞焉肇建於嘉慶丙子落成於道光辛巳歲六稔而工竣門則伉如堂則靚如左右兩傍則翼如塗丹堊繚周垣與夫焚膏繼晷之費筆札館穀之資無不經營而盡善焉是可謂有始而有終矣是可謂實至而名歸矣書夢白夫子講堂者仿南昌也夫居官有一行之善

而民卽不諳若此況有功德於民者哉諸士肄業其中
朝受業晝講貫夜服習親師論學取友不苟同於流俗
教者有不倦之心學者有不忘之功蓄道德而能文章
處則爲正士出則爲名臣吾爲爾多士望矣藉非然者
始則勤而終則惰實不稱而名虛懸功墜於半途事敗
於垂成城闕貽譏茂草興歎吾爲爾多士慮矣可不懼
哉可不懼哉是爲記

及幼堂記

育嬰有堂矣曷又有及幼也曰離於襁褓而未及乎成人也。襁褓則一任之人矣。成人則自任之矣。今也既不一任之人而又不能自任則父母任之矣。乃或雖有父母而力不克任甚或并其父母而無之而父母斯民者又漠焉而不爲之所則將誰任哉。此及幼堂所由建也不曰慈幼而曰及幼何也曰猶之吾子也。愛子者匪徒養之而已必將爲終身之計焉。而此一時也。知識日以開嗜欲日以萌。是天人之交也是成敗之關也。或授之讀焉將俾之識字也。或習之藝焉將俾之倉力也。此堂

中之所以有教習也。或曰：教習之設，慮其閒而生事耳。慮其一無事事，異時無以資身耳。庸必如愛子者，期望之厚哉！然而屠狗牧豕之流，鬻畚販繒之輩，古今來英雄豪傑，何必不自茲途出也。所慮者先絕其命耳。卽不遽絕而無以資之，則亦終爲乞丐竊盜之歸耳。吾亦承天之意而續之而資之已耳。餘則聽其自爲謀焉矣。父母猶不能保其子，而能必之他人之子哉！限以十七歲出堂，何也？曰：勢有所窮也。前者不出，則繼者不來也。然而吾尤望來者之善繼之也。故述建堂之意，以諭之。其詳則具於鄉團觀察所爲章程中矣。

任薊圃觀察重刻棉花圖記

薊圃觀察廬心民事慮黔之艱於布帛也既教之種桑矣恐利難旦夕獲愚呶或弗勸復遴員赴楚豫購回棉子數萬斤散給各屬并重刊木棉譜示民種植之方且於省垣隙地躬督種以爲之倡指授鋤治各法又於及幼尙節兩堂課之紡織以時售而權其息使奸商不得專利而貧戶皆資以生事有緒矣則又敬鐫

純廟棉華圖勒石貴山書院以堅民信而垂永利且屬長齡爲之記於序觀察之爲黔人計者至纖悉矣夫麻臬不能以禦寒而帛纊又非窮檐所易致惟此木棉貧

富同資其核又可壓油以照夜而其滓並可以肥田飼牛黔之人自是其無艱窶乎而長齡獨以爲風化之源端在於此養之卽所以教之者何也古者王后織元統公侯夫人紘縵卿之內子大帶大夫命婦成祭服士妻朝服庶士以下各衣其夫愆則有辟故詩序以葛覃爲后妃之本而於刈獲絺綌服之無斃等句則爲之說曰女在父母之家未知將所適故習之以絺綌煩擗之事乃能整治之無厭倦是其性貞專也夫王化起於門內而家人必利女貞惟其事專力勤而後志端意靜婦無公事休其蠶織周之所以遷於洛也不績其麻市也婆

娑陳之所以懸於楚也。肇端甚微而流禍甚烈。我國家蠶桑之利衣被天下。婦功蓋無曠矣。復以木棉尤便民用爲之。按候程功繪圖頒示。

君歌臣颺尺幅之中。三致意焉。今者觀察推廣天子德意以阜吾黔之人。長齡已兩次入

告矣。始奉

硃批好繼奉

硃批實力勸導不可中輟勉之。欽此。以邊隅婦女區區之生計至上廑

宸念。

親灑丹毫一再

批答

聖人之憂民如此。母亦以婦職修而後家道正。家道正而後風俗淳。風俗淳而後民氣固。端本澄源。樞要斯在。況治棉之勞。實兼耕織。終歲勤力。絕少暇時。又無紈綺華靡之飾。以蕩其心。正德利用。厚生一物。而數善備焉。長齡自視。缺然愧無以益黔之人。所賴觀察諸君子。究圖本計。相與左右。吾民母或淫心。舍力以卽於寐。息尤願吾士紳。諦觀圖說。恭繹

訓辭將

朝廷務本正俗之意勤勤焉誨導其家人俾閭里獲資
矜式風聲旣樹利賴滋宏始也習之於勤儉終也偕之
於仁讓漸摩歲月內治端而百志熙行且上和親康樂
安平之書以爲

當之獻則觀察茲圖之刻爲不虛而長齡亦得藉手以
謝瘵曠是黔人之惠我正多也而能無厚望歟

扶風學舍記

余以辛卯嘉平奉諱歸里廉俸所餘粗可自給爰於新橋左右置田數處歲時往還樂其風俗之淳人情之厚而絃誦罕聞雖有美材末由津於詩禮爲閔惜者久之夫物力艱難謀生之不暇奚有於禮義兼以鄉村僻陋書籍不全又無宿學者儒導之先路宜其文采鬱而不揚而非斯人之不可與言學也爾雅云門側之堂謂之塾尚書大傳云上老平明坐於右塾庶老坐於左塾班固食貨志云里胥平旦坐於右塾鄰長坐於左塾蓋古者合二十五家而爲之門塾坐上老庶老於此所以教

之學也。坐里胥鄰長於此，所以教之耕也。今之耕，旣不待教矣。學其可緩乎？余於扶坑置莊一所，向南而平敞，向爲佃者所居。今移佃於屋旁，而增修以爲義學。鄉之中有力不能延師，或延師而不得其人者，皆聽來學，不必限以二十五家也。其成材者，一師教之，其習句讀而粗通講解者，又一師教之。願使學者各以類聚，而師之心力亦不致疲於兼顧也。其限於材質學而無成者，則仍使歸農。生計所資不可誤也。其有敗壞學規，屢訓不悛者，則令父兄領回，不欲以莠亂苗也。古之學者，耕且讀，三年而通一經。諸士果有志向學，而又不能不爲衣

倉之謀則入而橫經未嘗不可出而負耒也抑余更有說焉古之學者所以學爲人也今則競心於利祿而於所以爲人之道概乎其未有聞正使華藻驚人適以漓其本性則今日義學之設徒爲混沌之鑿而非余愛護此鄉之初意矣來學之士其尙體余此心明德飭行以讀書做人合爲一事則庶幾古門塾之遺風可復見於今日乎

傳

奉政大夫前資陽縣知縣王君家傳

夫人之受訓於其父母也猶其飲食於父母也夫人有受飲食於其父母而稱謝者乎父母與祖父母一也則其忘之也固宜然而有異焉人之生有不及見其祖父母者矣有及見其祖父母而祖耄耄而孫髫齡者矣禮曰君子抱孫不抱子勢近則其分尊勢隔則其情親也於是有教之者則又撫養鞠育之意多不能如其父督責之勤而終身提撕無已者焉其有撫摩之親兼督責之嚴而終身提撕無已者則其感慕之情更當何如此

吾於山西開甫王生爲其祖父母請作家傳而不能已於言也。開甫之言曰：樛少疾病，賴先祖禱，祈三年始獲成立。十歲卽舉。古人嘉言懿行，經史大義，口講指畫，至夜淡就枕，猶娓娓不倦。又恐流入浮薄，教以持身敦品之學，恩勤至矣。每思少報先德，願以行能無似，不足爲先人重。又念先祖以儒業發身，爲縣令僅五閱月而終。生平抱負未展，一二心竊痛之。謹具行略，求爲家傳，以示將來。開甫篤實君子也。其言可信，余何敢辭。按行略：君諱鉞，字德威，號敬亭。以詩經舉。乾隆癸卯科本省鄉試第一。歷任甯武平定兩郡儒學。選授四川資陽縣知

縣後以開甫貴

誥封奉政大夫君自幼以孝友聞每從學舍歸手一卷依母膝下不少離遭父喪適以省試不及視含斂一痛幾絕三年不入內人以爲難與其次兄友愛無間讀書小寺營竈下燈火熒熒相與就誦不輟兄中年得狂疾人莫敢近惟君在側則飲食起居如平時其後兄疾卒賴以愈友于之誠遂以起手足之痼疾此蓋孝之至是以友之至孝友兼至故其疾亦遂融釋於愛敬之情而不自覺也弱冠時文名藉甚受知蔣景兩宗師肄業晉陽書院歷二十餘年寒暑無輟制義逼似黃岡鍾陵至

今領解之文猶嘖嘖人口焉。尤喜啟迪後進。自司鐸以
至主講太平。客授京師省垣。從遊率當時名士。取甲乙
科者甚眾。族中登賢書者四人。拔萃二人。一時稱人材
之盛。性嚴恪爽直。守禮法不少依違。雖暗室終日正襟
危坐。盛暑嚴寒未嘗有惰容。每見人過。輒面折不少恕。
而遇故舊特厚。振貧周乏。始終無間。儀貌清偉。長身玉
立。望而知爲鉅公長者。惜未竟其用也。配趙太宜人。樸
素婉順。寡言笑。深得堂上歡。祭祀賓客。饗事必親。終身
惟衣布素。愛惜之常如新製。開甫少時。太宜人爲整衣
冠。必先盥手曰。兒雖幼。柰何使衣冠汗。婦人手勤以治。

家儉以節用。恭以持己奉政。君之勤學不倦。濟人罔懈者。內助爲多。開甫之發名成業。賴於祖父母之保持。訓誨者數十年。宜其追原往事。撫手口之遺澤。依依如在目前也。開甫在戶部。曹愼司出納。倚重名公。卿間以卓薦

記名外用。得所措施。行有日矣。尙其體祖父母之教言。以發爲事業。則所以紹衣先德者。正有未艾。余老矣。雖拙於文辭。猶當泚筆以竢。

節孝張舒氏傳

郎岱拔萃張生仁政持其曾大母舒氏節孝事略求爲傳按生先世江西人自其太高祖始家於黔之永甯會大父乃奉母遷於郎岱居焉未幾卒遺孤四人其時舒氏年二十九上事孀姑下撫弱子既無伯叔終鮮兄弟卒能苦志治生以養以教使諸孤咸克有立嘉慶二年興義苗變蔓及郎岱其大父兄弟出力捍禦事平之日授職有差浴及生父伯叔以次入泮生兄仁蘊領乙未鄉薦生以今丁酉登拔萃科於廩可謂盛也矣於廩可謂難也矣舒氏享年八十於嘉慶元年請

百卷之三
卷一
旌得

旨建坊如例以上壽而荷

國恩已足償其茹荼之苦乃其諸子又能執干戈以保危城其孫曾叟以科名起其家世忠孝之氣發爲詩書鵲起蟬聯方興未艾由後觀之人但羨其門閥之盛而不知其盛焉者皆其難焉者之所貽也無逸云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諺旣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間知子於父母已如此況於孫曾其不弁髦視之者鮮矣今越四世而光遠有耀遲其發乃以厚其報也生之父母其必有以承之矣今生

之請母亦懼異時之忘厥艱難而思承父母之所承且俾後之人罔不克承乎允若茲則是生曾大母在天之靈佑爾後人於勿替也生其永念之哉